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

下午3時30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 G.B.S., J.P.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G.B.S., J.P.

梁君彥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湯家驊議員, S.C.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陳克勤議員, J.P.

陳健波議員, B.B.S., J.P.

梁美芬議員, J.P.

梁家騶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范國威議員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鑾議員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麥美娟議員,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強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J.P.

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廖長江議員,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鄧家彪議員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B.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缺席議員：

方剛議員, S.B.S.,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田北俊議員,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大紫荊勳賢, J.P.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先生, S.C., J.P.

民政事務局局长曾德成先生,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張建宗先生, 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长陳家強教授, G.B.S.,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长蘇錦樑先生, 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先生, G.B.S., J.P.

保安局局长黎棟國先生, S.B.S., I.D.S.M., J.P.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先生,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长高永文醫生, B.B.S., J.P.

環境局局长黃錦星先生, 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先生, S.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陳維安先生, S.B.S.

行政長官根據《議事規則》第8條向本會發言，並就議員的提問作覆。

行政長官答問會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梁振英“大話精”。

黃毓民議員：打倒梁振英！

主席：請議員保持肅靜。

(陳偉業議員高舉標語牌離席，走向會議廳通道)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返回座位。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高聲叫喊)

主席：如果議員要喊口號，應該往大樓外的示威區。如果議員再在會議廳內違反《議事規則》，我惟有命令你們立即退席。

主席：現在請行政長官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各位議員、各位香港市民，過去幾個月，我和政府努力落實施政報告中各項措施，我在這裏報告一下各項工作的進展。

現屆政府非常重視發展經濟。只有持續而較高速的經濟增長，我們才可以有足夠的力量，解決社會上長期積存的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等深層次問題。我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已召開首次會議，轄下的工作小組及分組的工作亦隨之啟動。我有信心委員會能夠突破傳統思維，向政府提供具體及到位的建議。

我們同時要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機遇。我在過去10個月多次到訪內地，推進合作。以上個月我和兩位局長訪問北京為例，我們拜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主任和商務部部長，在6個方面取得進展，包括建議設立新的落實CEPA條款的機制，即聯合工作小組，將會在6月開會；在制訂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前期工作時，允許特區政府參加，務求“十三五”出台時更切合香港發展的需要。“力不到不為財”，今後，我和各司、局長會繼續出訪北京和內地各大城市，為香港開拓商機。

同時，我不會忽略外國的機遇。上個月底，在我們的多輪努力後，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宣布同意與香港尋求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對推進香港與東盟的經貿關係有着標誌性的意義，為商界創造新機遇。此外，我會在6月訪美，做好推廣香港的工作。

另一個施政重點是房屋。房屋問題的核心在於供應短缺。過去幾個月，我們繼續加大力度增加供應。公屋方面，我們現時掌握的土地足夠在2012-2013年度起5年內興建79 000個單位，較1月時預計的75 000個單位為高。資助出售房屋方面，綠悠雅苑單位已全部售出，832個剩餘居屋單位及5 000個白表名額，亦分別收到超過13 000份和66 000份申請。我們會繼續物色更多土地興建公屋和資助出售房屋，房屋委員會亦會檢討舊公共屋邨的重建潛力，務求適度提高地積比率以增加公屋建屋量。同時，在今年2月推出新一輪管理需求措施後，樓市交投量下跌，樓價稍為回軟。

在長遠規劃方面，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正對未來不同類型的公私營房屋需求，作全面評估及深入分析。要解決土地短缺問題，就要顧全大局，作出抉擇。考慮土地是否開發，開發後作甚麼用途，在過程中如何處理不同的意見和訴求，並無兩全其美的選項。我明白地區上對不少改劃用地作住宅用途會有意見，但我希望大家可以顧及正在等候上樓的20萬戶，以及現時正住在“劏房”的家庭等。

安老扶貧的工作亦取得進展。我們已於今年3月完成分階段在港鐵、專營巴士和渡輪推出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讓全港超過98萬名長者和13萬名合資格的殘疾人士，以每程2元的優惠票價乘搭這些公共交通工具。長者生活津貼亦於今年4月實施，社會福利署已經向超過27萬名長者發放津貼款項。政府將會在今年第四季實施“廣東計劃”，讓移居廣東的合資格香港長者無須返港，亦可以取得高齡津貼。政府亦會在9月推出首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並繼續循多種途徑推出惠及長者的措施。

扶貧方面，由政務司司長率領的扶貧委員會在去年年底重組後，至今已經開了3次會議，我亦出席了首次會議。扶貧委員會在上星期四的會議上，已經基本上同意“貧窮線”的釐定框架，包括採納相對貧窮的概念。自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已增至每小時30元。

我們稍後會尋求財務委員會的批准，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加強“關愛基金”補漏拾遺的功能。注資獲得通過後，我們會在年底前為未能受惠於財政預算案紓困措施的“N無人士”再次提供一次性的租金津貼，以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新一屆政府十分重視環保。社會和經濟發展不應破壞環境，環境保護也不應窒礙社會和經濟發展，兩個目標我們都要做到。為我們及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正陸續推出施政報告中主張的各項環保措施。

近日有議員和社會各界人士就政制發展討論。我們歡迎就政改問題進行的理性、包容和務實的討論，特區政府一直在留意這些討論，為正式展開諮詢工作做好準備。我必須重申，中央和特區政府對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是堅定不移的，我們一定會預留足夠時間進行諮詢。但我亦要強調，政制發展應該亦只能夠建基於《基本法》及相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只要我們不離開這個憲制基礎，政改問題就有條件達成共識，推動香港民主向前發展。

就……

(范國威議員站起來)

主席：行政長官，請稍停。范國威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范國威議員：主席，我現時選擇以站立的形式，抗議及譴責政府和警方政治迫害及選擇性檢控社運人士……

主席：范議員，現在是由行政長官發言，請你坐下。

(范國威議員仍然站立)

主席：范議員，如果你仍不坐下，我只好命令你離開會議廳。

(范國威議員仍然站立)

主席：范議員，立即坐下。

(范國威議員仍然站立)

主席：我命令你現時立即退席。秘書，請協助范議員離開。

(范國威議員仍然站立)

主席：范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在秘書及保安人員協助下，范國威議員離開了會議廳)

陳偉業議員：支持范國威議員！

梁國雄議員：站立開會，頂天立地。

主席：我剛才已說過，如果有議員坐着喧嘩，我也會請他們離開會議廳。

行政長官：主席，就少數立法會議員用“拉布”的方式阻礙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我要指出，雖然我們尊重立法會議員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賦予的職權，審核財政預算，但“拉布”會導致《撥款條例草案》未能趕及臨時撥款決議案所批准的款項用盡前通過。這對社會整體，尤其是對有需要的人士，會造成負面影響；同時亦會阻礙政府推出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各項紓困措施……

(梁國雄議員手持一張道具支票離開座位，向前走到會議廳通道)

梁國雄議員：主席，很簡單，我們“拉布”……

主席：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離開座位並高聲叫喊)

主席：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行政長官，請先休息一會。

(梁國雄議員、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不斷高聲叫喊)

主席：立即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繼續高聲叫喊，最後在秘書及保安人員協助下離開了會議廳)

行政長官：主席，“拉布”對社會整體，尤其是對有需要的人士，會造成負面影響；同時亦會阻礙政府推出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各項紓困措施。我呼籲立法會盡早通過條例草案，以免對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和國際聲譽造成嚴重的影響。

我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在容易出現短缺問題的環節上，我會優先照顧香港人的需要。貫徹這方針，我和我的團隊自從上任以來，不失時機地推出有針對性的措施，回應香港人的訴求，這些包括買家印花稅、以“港人港地”方式限制非香港居民購買住宅、實施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等。但我們同時要顧及內地居民的感受，辦好“內交”，處理好香港和內地的關係。為此，我亦想談談近期的四川賑災撥款及軍事碼頭的問題。

熱心捐款助人是港人的美德。國內國外發生天災，無論是先進或發展中國家，特區政府都會接受災情況，並且基於人道立場向當地政府捐款。四川雅安7級地震，傷亡嚴重，特區政府提出向四川省捐款1億元賑災，有人因為內地一些慈善團體和地方官員過去的違規行為而反對，亦有失實和過火的指控。

在救災、重建以至日常的施政，中央政府不斷大力肅貪倡廉，而且取得成績。

內地不斷高速發展和進步。這次雅安救災比數年前汶川有進步；處理H7N9比幾年前SARS有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不應無視內地的進步，用過去的經驗看今天的人和事，否則對大多數勤政為民的內地官員有失公允，對維繫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亦毫無幫助。

任何挪用捐款的問題都要認真面對及嚴肅處理，中央政府極其重視這個問題。四川省政府亦為此設立監察機制。反對撥款對此並無積極作用，反而阻礙救援工作，一些過火的批評更會破壞香港和內地的感情。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唇齒相依，有來有往，為香港着想，我希望無論是在官方或民間層面，大家都能以積極、慎重及互相體諒的態度，處理涉及兩地的大小事情。

軍事用地涉及香港的防務，作為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我們有需要支持和配合。

回歸前10年，英軍向香港共收取超過120億元的軍費，英軍的總部大樓前面有專用碼頭，無論是否泊有艦艇，海旁都是軍事禁區，從不開放。回歸後，國家不向香港徵收軍費，解放軍在香港低調克己，紀律嚴明。原來的英軍總部大樓成為駐港部隊總部大樓……

(李卓人議員站起來)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李卓人議員：今天是行政長官答問會，行政長官的發言時間好像長了很多。答問會現在是否有新的進行方式，行政長官可以發言十多分鐘也未完呢？

主席，可否告訴行政長官，在答問會上不可這樣向本會發言？

主席：李議員，行政長官正在發言。

李卓人議員：我現提出規程問題。主席可否說明一下，究竟答問會是由行政長官一人發言，還是真的會有答問環節呢？

主席：李議員，《議事規則》並無條文規定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言的時限。請你坐下。

行政長官，請繼續發言。

行政長官：回歸前10年，英軍向香港共收取超過120億元的軍費，英軍的總部大樓前面有專用碼頭，無論是否泊有艦艇，海旁都是軍事禁區，從不開放。回歸後，國家不向香港徵收軍費，解放軍在香港低調克己，紀律嚴明。原來的英軍總部大樓成為駐港部隊總部大樓，因為香港自身發展的需要，總部大樓前面要填海，海路已經不可以直達總部大樓。填海後的一段海岸線，某些時間需要停靠艦艇，但解放軍駐港部隊同意：碼頭範圍在不使用時，開放給市民進入休憩，這是出於好意和遷就香港市民的安排。

幾個月前，政府提出修改中區規劃圖，以完成歷時十多年的設立軍事碼頭的程序，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對。部分人提出的指控，與事實不符，亦不顧這件事的本質、緣起、過程和歷史。目前，向反對者的解釋和說明工作，將由特區政府繼續做好。

香港擁有很多機遇，亦有不少的困難，只要我們不失時機掌握機遇，香港市民齊心一意，香港一定可以有更美好的前途。

多謝主席。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

葉國謙議員：主席，特首剛才發言時提及，現時立法會正為審議《撥款條例草案》進行辯論，但出現了“拉布”的現象，我們現正持續地處身“拉布”的過程中。政府已經表明5月15日是一個關鍵日子，屆時預算案一旦未能獲得通過，公共服務可能會陷入困難，預算案內紓民解困的措施不能實行，不少市民都感到擔心。

但是，也有一些議員提到，這是政府自己製造的危機，我十分希望特首能夠透過現時這個機會，向立法會說清楚，政府是否將會在5月15日面對這方面的困難，以致會令香港市民或特區政府的運作出現問題呢？

行政長官：主席，《撥款條例草案》不能及時在5月中獲立法會通過，後果十分嚴重，有人用“財政懸崖”這4個字來形容，我是十分同意的。如果我們不能在5月15日前通過《撥款條例草案》，正如我剛才主旨發言所說，政府很多財務上的承擔，包括對社會上一些需要政府施以援手的受惠對象的承擔，無法依時實現。社會上不少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過去沒有出現過這個危機。今次這個問題需要社會正視，我們亦有責任向社會、廣大市民說清楚，在5月15日前不能通過《撥款條例草案》所造成的嚴重和不可挽回的影響。希望支持及時通過《撥款條例草案》的立法會議員，也可以向自己的選民說清楚。

過去一段時間，不少居民直接向我反映，也有立法會議員向我反映他們選民的聲音，雖然他們不知道5月15日前不能通過《撥款條例草案》的嚴重性——因為香港過去不曾經驗過——但他們對立法會內使用“拉布”方式，虛耗絕大部分立法會議員的精力和時間、虛耗公帑，感到極之不滿，他們都希望我能夠把這個信息帶到立法會。

“拉布”影響到《撥款條例草案》不能及時通過，這對香港在國際社會的聲譽會造成一個巨大損失，這也是我們要考慮的。以某些條件來交換放棄“拉布”，我認為這種做法極之不可取，因為對所有其他議員不公平。我們不能夠給幾個人因為對政府施政有些意見，或對社會現狀有些不滿，而利用“拉布”方式來要求與政府作一些交易。

所以，總括而言，我希望立法會每一位議員都可以妥為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審議好《撥款條例草案》。我再說明一次，《撥款條例草案》不能及時獲得通過，對財政、民生和整個香港社會的運作，都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

葉國謙議員：行政長官，你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雖然這4位議員本來應該在席，但現在已被趕出會議廳。不過，我也想用這個時間，希望行政長官可否動之以情，曉以大義，向這4位議員作出呼籲，希望他們撤回修正案？

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單有情有義，還有理。動之以情，曉以大義，我們也要說道理。財政司司長已經表示，他願意和所有立法會議員，包括這4位議員，就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溝通。這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的基本態度，過去如是，將來也會一樣。

單仲偕議員：行政長官，你在5月3日與傳媒茶敘時，被問到是否需要先請示喬曉陽才能啟動政改諮詢，你隨即微笑地以英文回答：“Rubbish”(垃圾)。你口中所說的“垃圾”，是指啟動政改諮詢是垃圾，還是指“喬老爺”——喬曉陽——所說“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不能容許與中央對抗的人士擔任行政長官”這番言論是垃圾？請你說清楚。

行政長官：單仲偕議員，這個問題並不是問題。關於特區政府何時開始進行有關政改的諮詢，推行“五部曲”的第一步，特區政府是會在適當時候公布的，我們現在不是等任何人的指示才啟動諮詢程序。

單仲偕議員：關於諮詢，根據北京定下的政改“五部曲”的規定，第一部曲是由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你所說的諮詢會在提交報告前進行，還是之後才進行？我想問，尤其是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安排上，包括立法會議員的人數、功能界別的存廢，甚至分組點票的存廢問題，特首，你會否擔心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在2016年之前完成這個特別關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政改“五部曲”的安排，以及相關的本地立法？

行政長官：主席，單仲偕議員剛才第二部分問題的第一句說話，其實已回答了他第一個問題。特區政府在適當時間會啟動諮詢，我們深信由現時到2016年也好、到2017年也好，我們仍有足夠的時間。現在特區政府的施政還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當然，政改是重要的，我本人和特區政府多次表明，我們對2016年、2017年的改革，抱有極大的承擔，並希望能與整個社會，包括立法會議員，一起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梁君彥議員：早前主管香港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接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訪京團時提到，香港經濟發展的一些深層

次矛盾逐漸顯現，一些競爭優勢開始弱化，並談到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改善民生。這跟經民聯的口號“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的宗旨不謀而合。我請問特首，政府有何政策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有何政策鞏固本地的優勢？以及有何政策處理本地經濟轉型慢、產業結構過分單一化？

行政長官：主席，我在剛才主旨發言時，一開始已開宗明義地說，我剛才在行政會議每月舉辦的周四午餐例會亦這樣說：我一直以來對香港將來的發展，以及特區政府的施政優次，觀點很清楚亦很簡單，但是重要的，就是社會上最少有4方面長期積存下來的問題，大家或可稱之為深層次矛盾：貧窮問題、房屋問題、老年社會問題及環境問題，沒有一個問題不需要大家花大力氣和大筆公帑、金錢去解決。只有我們有較高速度而持續的經濟發展，才能讓政府、僱主和市民有足夠財力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是橫跨政府這幾個主要施政範疇的。所以，我在上任後不久，已經在政府內部和工商界不斷聽取意見，不斷推動探討如何可以使我們在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取得更佳成績。

我在經濟發展委員會開會時，向各位委員提出以下要求：我說談論香港經濟發展的問題的評論已經很多，我們都耳熟能詳；談論我們的弱勢或優勢弱化的亦很多。我希望各位委員和立法會議員，亦希望通過傳媒報道，推動全香港市民一起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主張。如果大家說特區政府做一、二、三、四、五，便可令香港整體社會經濟或某產業發展得更好、更快，特區政府會衡量這些主張的利弊；如是可行的，我們會切實執行。

香港是很有優勢和條件的。我在兩個星期前到訪北京時，拜訪了發改委主任和商務部部長，在短短的會面過程中，他們的回應都十分積極。因此在離開北京前，我通過傳媒向社會報告了該次訪問北京，兩次會議中取得的6項階段性成果，包括為“十二五”規劃進行中期檢討；設立新的聯合工作小組檢討CEPA的執行情況——這是我政綱內的主張；在“十三五”規劃的制訂過程中，我們能早日參與，而不是看到第一份擬稿時才給予回應或反饋。

凡此種種，都是我們要做的工作。當然做內地工作的同時，我們不會忽視外面的，或對外、與外國之間經貿關係的重要性，包括與美

國的關係。我在6月將會訪美，第一次出國訪問就是去美國，因為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凡此種種都說明特區政府重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我們是有優勢的，國家給我們很多機遇，香港本地亦有不少好條件，問題是我們如何能掌握這些機遇，如何可以集中政府、整個社會的精神和精力搞好經濟發展，而不是被一些日常的事情轉移了我們的目標和虛耗了我們的精力。

梁君彥議員：特首剛才說了，而我們也相信經濟發展最終是要改善民生。他提到經濟發展方面有很多大計，但對於現時的深層次矛盾和如何改善民生，政府有甚麼短期或長期的措施呢？

行政長官：改善民生方面，我們也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我剛才在主旨發言時向大家報告的長者工作，以及房屋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照顧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今早我們再次複閱我剛才讀出的發言稿時，我們同事都有這樣的反應，就是在上任後這10個月以來，通過整個團隊的努力，我們確實是做了一些事。民生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多，過去我們一直有向大家報告，這裏不再一一詳述了。在改善民生方面，我同意梁君彥議員的說法，我們要靠經濟發展，意思是要把“餅”造大，而不是單純靠“分餅”。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想詢問行政長官一些有關經濟、民生的問題。行政長官剛才也提到，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現象，我想談談我們旅遊業接待設施的能力落後於急增的旅客人數這個矛盾。此外，我們的消費物品供應追不上旅客消費能力的增長，這亦是另一個矛盾。近年由內地來港的旅客人數越來越多，但同時亦經常出現一些問題，例如北區的消費場所經常出現“水貨客”或“水貨”擠塞的問題。此外，現時旅遊業的接待能力亦出現很大的矛盾。我想向行政長官瞭解一下，面對這些問題，特區有何解決方法呢？

行政長官：主席，一言以蔽之，我們要增加容量。我們周邊有很多國家和地區非常羨慕香港今天的情況，就是我們吸引了大量旅客，包括內地旅客。旅客都希望來港購物，香港的“購物天堂”美譽確實對海內

外的遊客十分吸引。因此，在過去一段時間，旅客人數的增長速度相當可觀。單就2012年而言，擁有深圳戶籍的居民以“一簽多行”來港的人數已接近1 000萬人，較2011年有相當大幅度的增長。在內地六百多個城市當中，現時可讓當地居民以自由行方式來港旅遊的只有49個——在六百多個城市當中只有49個——這在在說明甚麼？這說明我們的潛力非常大，令外地一些想推廣旅遊的國家和地區十分羨慕。然而，我們確實存在容量的問題，尤其是陳鑑林議員剛才也提到，在香港、九龍、新界各區，有局部地區出現容量問題，原因是內地旅客人數比較集中，導致問題更為突出。

我們要增加香港的接待能力，除了增設商店外，還要增加其他配套設施，包括我們所有的交通總匯，由車站到機場，都要注意；此外，還要增加的就是酒店。所以，政府要做好這些工作，不是多興建數個商場，或在接近邊境的地區搞大型購物城便行，我們一定要做好整體的配套計劃。

在這問題上，容許我再多說一點。我們要做好接待工作，便要有足夠的容量，這樣才能讓從五湖四海、國內、國外來港的遊客感覺到他們得到所預期及符合香港“購物天堂”美譽的標準的服務。因此，我們不能只貪圖客量多而“濫做”，我們一定要在供應和容量方面做好有關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無論要辦任何購物城或購物中心，均涉及土地的規劃、批出和興建工程，這些工作往往需要時間。所以，在這段期間內，我們在未能大量增加容量的時候，必須考慮客源問題。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正就“一簽多行”進行檢討，目前仍未得出結論，在這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做好平衡，一方面以旅遊作為經濟產業，另一方面也要顧及會否由於容量不足而造成最少有局部地區的居民感到生活受影響。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們完全反對限制一些地區的旅客來港，因為這樣只會使我們的旅遊業或其他的服務行業大受影響。我想瞭解一下，特區政府會否在短期內增加酒店、賓館或其他旅客住宿設施，或是在政策方面有所放寬，例如讓有意發展旅遊業方面的發展商興建多一些酒店，以提高我們的接待能力。

此外，行政長官剛才也提到所謂的“港貨專區”，請問行政長官會否考慮在北區劃出一個比較接近邊境的地方，讓一些真的是來購物而並非想來港旅遊的人士，可透過短程來港滿足其需要呢？

行政長官：主席，香港作為國際間的購物天堂，條件確實十分優厚。我個人相信，香港在短期內不會被其他城市取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一個龐大的腹地，那便是中國內地，內地消費者、旅客人數十分多。就購物這問題，具工商界背景的議員或會有興趣知道，在過去幾個月，無論我在外間作公開演講、接待負責經貿的外國政府官員，或日常與外國駐香港的使節會面，我經常都有這個說法：任何在香港暢銷的商品，終有一天也同樣會在中國大陸暢銷，而中國大陸的市場當然比香港市場大很多倍，所以——很多時候我會說一些較輕鬆和調皮的說話——外國的供應商或許應該多送一些免費的試用品給香港消費者，以作推廣和招徠。

香港具備優良條件，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我認為是值得我們鄭重考慮的。我的個人看法是，以地點、地區來說，不應只局限在北區，例如我們的港珠澳大橋很快便會落成通車，屆時車流量和客流量應該會很大，但這些旅客來港的首站並不是北區，而是大嶼山，究竟我們有沒有條件在大嶼山某些地方興建一個像陳鑑林議員剛才所說的“港貨專區”呢？我認為我們應就此進行具體研究。

但是，與此同時，在考慮香港整個旅遊業日後的發展大方向時，我們是否也應考慮一點，就是究竟我們要追求旅客人數的無限大，還是追求經濟效益的無限大，因為兩者不一定是一致的。如果我們真的出現容量問題而不能在短期內大幅度增加容量，我們是否應該有某些方法，做一些高檔次、對香港有高經濟效益的客源的旅遊業務呢？凡此種種，均值得整個社會共同探討。但是，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要在容量方面下工夫，我對香港的旅遊業和旅遊業所帶旺的零售業的前景，是十分樂觀的。

張宇人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自由黨對於保障香港媽媽能夠購買奶粉供其嬰兒食用，是十分支持的。在數月前，我們在追查中看到，很多外國入口商的供應和銷售手法，是捆綁零售店鋪在採購奶粉時要買齊1、2、3及4號奶粉，其中3及4號沒有人購買，1及2號則很多人購買，但供應商亦不肯每星期補貨多於一次。在這情形下，有些地區的奶粉便出現短缺。當然，就特區政府推出的“限奶令”，特首剛才也提到“破壞與內地的感情”這點，我覺得這比他剛才指出的兩點所帶來的破壞來得更甚。我也收到很多內地朋友對限制他們只能攜帶兩罐奶粉出境，有很大的反感。

特首，亦有香港人說特區政府的“限奶令”抵觸了《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條有關自由貿易政策的保證，其實也傷害了自由黨十分認同的自由貿易這核心價值，特別是對中小型企業的保障。所以，這項“限奶令”亦關乎世界貿易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第十一條；而就該第十一條，政府官員已解釋了數次，但我是不同意的，因為.....

主席：張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說到質詢的內容了，因為我要先提及一些背景，讓行政長官想想如何處理。主席，我通常不會用很多時間來提問。

該協定的第十一條訂明，當一個地區某種物資出現嚴重的短缺，以及要短期性處理本身的短缺問題，便可以對協定另一締約地區(例如中國)作出短期的限制。然而，政府官員只是道聽塗說，從來沒有就奶粉有否短缺進行調查。事實上，當我們聽說奶粉出現嚴重短缺，但供應商開倉給我們觀看時，我們看到是有奶粉的。

去年的.....

主席：張議員，請盡快提出你的質詢。

張宇人議員：主席，對不起，我真的要這樣，很多同事的質詢也比我長篇，我最多不提出補充質詢。在去年，即2012年，我們的奶粉入口量是4 400公斤，而根據任何的估計，本地嬰兒只需食用800至1 200公斤，所以我們其實並沒有短缺。有關規例不設日落條款，我們很多同事對此都有意見，因為這不是一件暫時實行的事。其實，這項規例有我剛才指出的數項問題，又破壞感情.....

主席：張議員，請不要再發表長篇議論。

張宇人議員：我想問行政長官，他可以做甚麼來撥亂反正，把這數項事宜做好呢？

行政長官：主席，“限奶令”這項舉措，特區政府在該段時間確實思量了很久，甚至可以說是掙扎了很久，這是一個“三難”的情況。

第一難，是越來越多媽媽告訴全社會購買不到奶粉。在那段時候，我們的負責官員經常公開指出這情況，而過去數天在答覆問題時也再次提到，零售層面出現短缺，但倉庫裏可能仍有很多存貨。媽媽居住在大埔，即使我們說全港仍有很多奶粉，平均來說夠買也夠食，但如果要前往香港仔或赤柱才買得到，對她們來說是沒有幫助的。香港人生活緊張，再加上有些店鋪趁機加價，每罐奶粉加價數十元，對這些媽媽來說，這亦是令她們感到不滿的一個成因。

第二難，是要令奶粉商或整個奶粉供應鏈的所有商界朋友，包括供應商、代理，以至藥房及商店等的朋友，均可做到生意。奶粉完全是一種正當的消費品，為何要推行措施來減少人家做生意的機會呢？這是第二難。

第三難是對於內地的同胞，他們來港帶數罐奶粉給嬰兒食用，有甚麼大不了呢？尤其是在我們宣布了“限奶令”之後，不少內地居民以為我們會施加罰款和監禁，以為攜帶超量奶粉出境便一定會被監禁。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法例如有罰款和監禁的罰則，往往一併列出。我們要做很多解釋和說明的工作。

就這3方面來說，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三全其美”的辦法：既可在零售層面保障媽媽的需要；在經營的層面可讓所有經營者繼續做生意，做得越多、越大就越好，可以繳付更多稅款給財政司司長；對內地同胞的需要來說，我在內地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說過，我也很想找到一個辦法，可以供應和滿足他們的需要，因為香港在國家的整體發展方面，其實有一定的優勢和作用。

我知道最近有些商號聯手，表示希望想出一些辦法，可以保證在零售層面滿足到香港媽媽的需要。如果他們循這方向去想，可能參加的商號還會多一些。如果他們確實想到一些辦法，令香港的媽媽心裏比較踏實，真的相信這種保證可以有效，我相信特區政府很願意在10月檢討“限奶令”時，積極考慮他們提出的辦法。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說過我剛才用了那麼長時間，所以我不會作出跟進。不過，主席，聽到特首以這麼多時間作答，便可知道這問題的重要性。

劉皇發議員：主席，特首，近日巨鴨訪港，為全城帶來無限歡樂，除了帶旺零售業和“鴨仔團”外，更勾起我們不少那些年的集體回憶。我們的同事林健鋒議員的父親是第一代“膠鴨仔之父”林亮先生，重溫當年生產膠鴨的往事，為人津津樂道。特區政府有否想過巨鴨風靡全城的原因何在，有否值得政府參考的地方？這類低成本、高效益的活動，政府會否研究多些舉辦，既可帶動旅遊零售業發展，亦可為香港發放更多正能量？

行政長官：主席，多謝劉皇發議員的提問。就鴨仔在香港引起的哄動，說出來不知劉皇發議員或其他議員會否相信，在上星期六早上由我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會議上，便有一位成員花了不少時間分析這現象，我也認為很值得分析和總結，如有可以參考的經驗，我們也應該學習和仿效。我的個人體會是，簡單而言，這說明了創意的價值和重要性。成功的創意可以帶動很多行業，正如劉皇發議員剛才提到，鴨仔可以帶動旅遊和餐飲業，我相信亦會帶動很多玩具店，甚至一些小攤販售賣鴨仔的生意。我太太早幾天在家中翻箱倒籠，要找回20年前我們子女玩過的鴨仔。

所以，不論是這隻荷蘭鴨仔的創意，抑或是韓國歌星、舞蹈人的創意，我認為這些均對我們有很大啟發。特區政府在創意方面投入很大力度，包括為我們的大學提供資助，推動創意教育，希望我們可以有更多高端創意人才，為香港社會的發展服務。

鍾樹根議員：特首，港人現在極關注港府如何推行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現時，社會上有一些罔顧法紀的人煽動善良的市民，透過集體違法及非法的抗爭手段，進行所謂的“佔領中環”行動。面對這種集體違法的行為，特首你如何應對呢？你如何評估非法“佔領中環”行動會為香港經濟帶來甚麼衝擊，以及為民生帶來甚麼嚴重後果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和社會上所有香港市民一樣，十分關心2017年香港的政制發展。我和香港市民一樣，很希望2017年政制發展方案能夠順利走完“五部曲”，可以在2017年成功落實。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香港人的守法精神十分好。香港除了是一個法治社會外，同時亦是治安十分良好的社會：香港的罪案率 ——

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罪案相加起來 —— 是十分低的。我很希望我們法治的傳統與低罪案率的優點能夠繼續維持。

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任何原因犯法，我更不希望任何人因任何原因而鼓動別人犯法。當出現犯法的情況時，無論犯法的性質和規模為何，我們的執法部門一定會依法辦事，履行職責執法。

香港亦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任何人對任何大小事情的看法，無論是急進的想法或保守的想法，都有充分的空間、渠道、時間表達自己的看法。因此，我們社會不需要一些過於激烈的行動，通過癱瘓我們的金融中心區、商業中心區的運作，顯示他們對該件事的高度訴求。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本着理性、平和、務實、包容的態度，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不同的觀點互相交流。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正如我剛才在主旨發言時所說，我們有條件凝聚足夠的共識，使我們可以在2017年實施普選。

鍾樹根議員：特首，你剛才沒有回答我的質詢。如果非法“佔領中環”行動出現後，整個中環金融中心被癱瘓，你怎樣評估對我們經濟、國際聲譽的影響呢？當居住在中環附近的市民因為中環被癱瘓而得不到應有或迅速的緊急援助服務，造成市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傷害時，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呢？情況如果到了如此危險，你會如何指示紀律部隊以甚麼行動來解決問題呢？

行政長官：我對香港紀律部隊的執法工作很有信心，我對他們的專業訓練及專業精神亦十分有信心。當然，我不希望發生這情況。鍾樹根議員詢問我如何評估一件不曾發生的事情，我們沒有辦法評估。

“佔領中環”這個行動，若情況一如主催者、鼓吹者的策劃，這類行動過去我們不曾見過，與我們以前所見的行動，譬如7月1日遊行、1月1日遊行後，有小部分人在公眾假期的晚上，在中環某些街道造成交通嚴重阻塞 —— 在假日的晚上造成交通嚴重阻塞 —— 是兩碼子的事。因此，我沒有辦法評估。我只能說希望大家可以重視我們理性、平和、包容、務實溝通的重要性及有效性。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剛才留意到在你運用權力請數位同事離開會議廳時，特首在“陰陰嘴笑”，好像若有所得。我不知道特首是否理解此

事的嚴重性何在。雖然我們未必認同這數位同事的行為，但他們都是高票當選的民選議員，背後有數十萬名選民支持。他們的行為其實正代表了我們的社會現正嚴重分化，其嚴重程度是歷屆特區政府以來最高的。特首在當選時曾聲稱要營造“香港營”，但到了今時今日，社會分化已遠超臨界點。我想問特首，你何時才會回頭是岸，為團結整個香港做一些實事，以及會做些甚麼？

行政長官：主席，過去多年來，我一直提倡在社會凝聚最大共識，提倡“七百萬人是一家”，無論在政治問題、其他社會問題或經濟民生問題上，均把所有其他香港人視為自己的家人。我多年來都是這樣說，而且在行動中不斷實踐。

我們亦知道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大家對各方面的問題，包括政治問題，皆有不同的訴求。我們的社會亦容許人們在某個範圍內，以不同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我不能夠制約別人怎樣做，更不敢教人怎樣做，但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在10個月前上任至今，均避免任何過激的言論和過激的行為。

我們主張溝通、主張務實、主張包容，所以我希望無論是你剛才提到的幾位立法會議員或其他社會人士，無論對生活中哪一方面有甚麼訴求，即使可能是一些比較急進的訴求，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坐下來好好溝通。

湯家驊議員：行政長官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是“講一套，做一套”，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屆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已差不多1年，但所有諮詢架構、公共機構和政策研究機構，特首都是安置他的親信和建制派的一羣舊臉孔參與政策制訂工作。其實你並沒有聽到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市民的訴求，所以對於這些議員，我雖不認同他們的作為，但他們的確無法將信息帶到你的耳邊。你如何彌補這個嚴重分化的問題？你可否告訴我，你準備做些甚麼？

行政長官：在我落區時，幾乎每次都會碰到湯家驊議員剛才提到的議員或他們所屬黨派的其他人士，在現場向我提出訴求。他們有使用橫額的、有發言的、有使用擴音器的，所以不能說我沒有接觸過他們或他們沒有接觸過我。他們的訴求，我是知道的，但我仍然主張大家促進溝通，一起包容、務實地解決問題。

麥美娟議員：行政長官，這個星期日是母親節，應該是很多母親都會慶祝的日子，但現時婦女仍然要面對很大的壓力。可能這個社會上很多婦女都不會覺得自己在香港社會生活是幸福的，特別是我們的在職婦女勞工，她們既要承受工作壓力，更要承受照顧家庭的壓力。工時長已經令她們在工作之餘照顧家庭殊不容易，但她們在懷孕、生產時還要面對身體上的變化，以及精神上、心理上的壓力，更令她們透不過氣來。

有一名懷孕母親請我代她詢問行政長官，為何她產子要遭懲罰，為何她產子要被扣減工資，究竟她做錯了甚麼？我想問行政長官，會否趁着即將來臨的母親節，送一份母親節禮物給香港的母親、香港的婦女勞工，就是推行一些先進開明的家庭友善勞工政策，包括修訂現時的勞工法例，讓婦女可以享有全薪的產假，婦女產子時不用被扣減工資；其次就是可否延長產假，使我們可以跟國際勞工組織的《生育保障公約》接軌；更重要的是設立產後工作保障期，我們不希望婦女一邊懷孕、坐月，一邊擔心上班後能否保着職位。希望行政長官可以送一份禮物給我們的母親。

行政長官：主席，對於麥美娟議員提及的家庭友善政策，我過去也說過，作為施政大方向而言，我是十分支持的。不僅在婦女生產的問題上，我們應該做些工作，也要整體上考慮家庭的不同成員。大家都知道，我在政綱中提出設立男士侍產假，這可說明我重視家庭友善的概念。

剛才麥美娟議員發言的前半部分提及，曾有婦女向她投訴被僱主扣減工資等，如果事件是涉及違例的話，我們一定會嚴查，但如果是現時法例無法處理的問題，假如麥美娟議員以至香港其他市民(尤其是婦女朋友)有任何意見，我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都十分願意聆聽。我相信香港社會已發展至一個程度，我們應該可以讓婦女(尤其是懷孕或剛分娩不久的婦女)得到更多的支持。

麥美娟議員：主席，我不知道行政長官是否知悉，婦女產子要被扣減工資，是因為她們的產假無法支取全薪，她們已經被扣減五分之一的工資。所以，我想問行政長官，可否幫助這些產子的婦女不用被扣減五分之一的工資，讓她們可以享有支取全薪的產假？

行政長官：如果扣減工資是不法的話，我們一定要追查；但如果扣減工資是合法的話，我們便要考慮將來如何修改法例。

麥美娟議員：她們被扣減工資.....

主席：麥議員，行政長官已經作答。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特首你真是“思歪”，因為你的思想已經歪了。今天，你經常強調經濟發展，但如果沒有分配，即經濟發展起來但卻沒有分配，普羅市民是無法分享繁榮成果的。試問怎樣改善民生呢？

最好的例子是碼頭發展，但“肥”了誰呢？碼頭的擁有者、經營者及外判商。工人的薪酬比17年前還要低，既沒有膳食時間，又沒有休息時間，亦沒有如廁時間。凡此種種，是因為特區政府一直不落實標準工時，現在已經拖延3年了。

如果沒有分配，沒有合理的分配，沒有利用機制讓工人得以分享繁榮的成果，你所說的經濟發展全部是沒有意思的。

主席：請提出你的質詢。

李卓人議員：特首，我想向你提出一項質詢。從碼頭工潮可見，香港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工人要麼便逆來順受，飽受剝削，無法分享成果，要麼便行動起來，以罷工等工業行動迫使資方談判，因為沒有法律框架，規定資方承認工會，與工會談判。

如果沒有集體談判權，何來分享繁榮成果呢？如果沒有集體談判權，何來讓普羅大眾分享所謂的經濟發展成果呢？所以，特首，你會否就集體談判權進行立法，恢復我1997年提交的集體談判權法例呢？

行政長官：主席，多謝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如果大家翻看我去過多年來 —— 我想最少有五、六年時間 —— 在報章上發表的文章，大家

便知道我重視經濟發展，也同樣重視經濟發展成果的分配。因此，在多年前，雖然有不少工商專業界的朋友看過後大不以為然，但我是其中一個大力贊成在香港實施最低工資的人。我是公開說的。

在分配的問題上，我認為在香港社會沒有一個分配的舉措，大於興建更多出租的公共房屋(即公屋)及資助的出售房屋(即居者有其屋)給我們的基層和中下層市民。一個公屋單位月租一千多元，在市場上可能需7,000元至8,000元。這種無形的實質補貼，每月有6,000元至7,000元，這是最大的分配舉措。誰最重視香港的公共房屋發展呢？我相信我是其中之一。所以，在分配問題上，我們一定會努力做好。

在歷屆特區政府中，本屆特區政府開展了標準工時的工作，有關委員會亦已經召開第一次會議，大家可以在報章上看到。

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及香港的碼頭業。我想舉出另一個行業，與李卓人議員就這個問題稍作交流。香港建築業的工人，由技術、半技術以至十分基層的工人，他們現在的收入比過去兩、三年有大幅度的增加。為甚麼呢？不是因為有集體談判權，不是因為政府訂定建築業某個工種的最低工資加幅或最低工資為何，而是因為該行業“好景”。行業“好景”表示甚麼呢？就是發展。如果香港的經濟可以發展，如果香港的碼頭業可以發展，我相信老闆不用你多言也會增加薪酬。建築業現在的情況便是如此。

談到集體談判權，外國有這樣的例子，雖然已訂定機制和法律，但如何執行談判結果往往是他們遇到的最大問題。

李卓人議員：特首，我只可以說你無知。我問你集體談判權，你跟我說公屋，你以為公屋真是分配的措舉？我現在所說的分配是第一分配，是勞資之間的分配，而你所說的則是第二分配，是政府的分配。不過，政府是分配得不好的。你告訴我興建多少公屋吧，不就是5年興建75 000個，稍稍增加而已。

主席：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所以，我認為特首太無知了，對集體談判權又無認識。

我想問特首，就你剛才所提及的建築業，因為建築業“好景”所以“搞掂”，但你別忘記，建築業也曾發生扎鐵工人罷工36天的事件，然後他們爭取到集體談判，繼而協議出3年的薪酬加幅。但是，碼頭工人17年來的薪酬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難道碼頭17年來沒有賺錢嗎？你怎麼分配呢？沒有集體談判權，試問如何分配呢？

所以，我想問你，其實你身負國際勞工公約第98號的責任，即推動集體談判權。現在你如此負面地說集體談判權執行起來有很多問題，那麼你又如何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第98號的責任呢？這載於《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你最喜歡談及《基本法》……

主席：李議員，你已提出了補充質詢，請坐下。

李卓人議員：……說履行《基本法》，為甚麼在工人權利方面你不履行《基本法》呢？

行政長官：主席，不論履行甚麼責任，到最後我們要知道，我們做任何事，不是為做那件事而做，而是為了那件事所達到的效果而做。集體談判權是否真的可以在香港的環境下，令李卓人議員及我都關心的基層勞工大眾受惠呢？這問題值得商榷。

田北辰議員：特首，去年10月1日“南丫IV號”沉沒，導致39死101傷的海難。今年4月30日，港府公布海難調查報告，揭露海事處過去20年來的混帳。該處人員無論在審批船隻圖則、監督建造及檢驗過程，似乎每個階段都有出錯。種種錯誤導致海難中死亡人數劇增。

港府決定成立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檢討海事處的發牌規管、巡查、執法等範疇。海事處亦會內部調查責任誰屬。然而，直至今天為止，未有一位部門首長、問責官員，甚至特首，為海事處過去20年的所謂“混帳”、所有死難者及廣大市民，作出最基本、衷心、誠懇及謙卑的道歉。

我想請問特首，你會否感到有點慚愧呢？

行政長官：主席，就田北辰議員的提問，海事處處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經多次在媒體向社會交代，我不想再作任何補充。

我可以向田議員說，當晚在海難發生後，我身為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到達鴨脷洲碼頭，然後再前往5間醫院探望傷者，瞭解當時的搶救情況。我看到死者及他們的家屬，亦看到傷者，那種沉痛心情，不能以說話形容。翌日早上，在政務司司長大力配合下，我們召開了跨部門會議，馬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時責成有關部門馬上覆檢它們的工作。

獨立調查委員會得到各方配合，提交報告。兩位委員在早上8時半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呈交報告，並向我口頭講述報告的主要內容。所有在會議上的政府官員、司長及局長的沉重心情，亦無法用言語形容。

往後，我們一定要做好海事部門的改革工作，而其中一部分工作，我們在10月2日已經開始進行。在收到報告後，我們更清楚要在哪些方面做跟進的工作。所以，我相信特區政府對十多年前，甚至報告所說可以追溯至回歸前，便已陸續出現的一些系統性問題，進行檢討和跟進，這應該是最好的回應。

田北辰議員：我是認同特區政府對這件事情特別關注，花了很多時間查出很多情況，亦作出很負責任的跟進。

我剛才的提問是，現時調查報告已發出，大家其實已看到問題所在。一個簡單的致歉，是否真的如此困難呢？

行政長官：就這件事，在過去十多年所發生的系統性失誤，本屆特區政府要做的事情，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莫乃光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關注到香港警方在維護香港穩定方面的能力。早前，我在本會就財政預算案，向警務處處長提出關於網絡監察工作的資源問題，當時警務處處長回答指完全沒有相關的資料或數據等。可是，昨天警方又突然拘捕了一位姓陳的女子，指她在差不多兩年前堵塞道路，涉嫌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違反《公安條例》，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同日犯案的人在年多前已經被捕，其

中8人被法庭重判罰款千多元，但原來有1人是未被拘捕的。警方在事發後22個月才拘捕多1人，便是這位陳小姐，理由是多次聯絡她也未能成功，所以便把她列為通緝犯，卻又說不出在何時把她列為通緝犯。

我所關注的是，這位女士以前是任職記者的，過去很多時可能也會在立法會出入，直接跟隨梁先生上京採訪，這便令市民擔心究竟外面還有多少位通緝犯在逃，令我們以至特首身邊，甚至會擔心上京後這變成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通緝犯經常在這裏出入，我們對此並不知道，而警察又沒有進行拘捕。

所以，主席，我的質詢是有關警察在香港的維穩能力，說不定在將來的重要日子之前，有人會被指在十多年前非法過馬路，令人以為政府以政治手法打擊異見。因此，我想問特首會否加強獨立監察警方的機制，檢討警方的檢控程序，以免出現這種令人覺得他們有政治任務的情況？

行政長官：主席，我今天從電子媒體的報道知道，警方會在今天就這事作出回應和說明。在警方未作出回應和說明前，我相信我們不應該下任何判斷，我們聽說話也應該聽兩方面。

莫乃光議員：主席，當然我剛才的質詢是一項反問，我希望特首聽到市民的聲音，不要以為這種滅聲，甚至令人覺得是恐嚇的手段可以得逞，因為一定會弄巧反拙，市民是會看得很清楚的。

我想跟進一個問題，特首會否認為今次檢控的罪名，即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其實不是警方檢控得太遲，反而是檢控得太早，因為陳小姐是參與“佔領中環”的義工，而“佔領中環”可能最少在1年後也仍未發生，所以這其實是涉及協助組織一次未經申請、未經批准，亦未曾發生的非法集結的罪名。我想問實際上警方是否檢控得太早呢？

行政長官：我不會干預警方日常的運作。在大家未知道整件事的全部事實前，我不會作任何猜測，亦不希望任何人作任何猜測。我仍然主張兼聽和顧全事實。

葉建源議員：主席，李卓人議員剛才與特首先生提到分配的問題。除分配房屋外，教育其實亦非常重要。教育應可促進整個社會的流動，有才華的年青人，無論貧富，都應有機會脫穎而出。你在政綱中也強調政府有責任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通過社會制度、建設等紓緩在職貧窮和跨代貧窮的問題，並且特別關注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境況。

香港過去其實非常成功，我們有完善的公共教育制度。可是，過去兩屆政府有意無意地令香港出現越來越多高收費學校。在二、三十年前，我們讀書的時候並沒有這種情況。在座不少議員也可能受惠於過去的公立學校制度，而得以脫穎而出，進身立法會。

不過，現時的情況令很多人都非常擔心，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下，出現了貧富懸殊和社會分隔的情況。越富有便越多選擇，越貧窮、越弱勢便越趨弱勢。就這種情況，香港教育學院最近的研究發現，過去20年來，20年前窮學生和有錢學生升讀大學的機會基本上差不多，但現時卻相差三點七倍。就這情況.....

主席：葉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葉建源議員：.....我想問特首對這現象是否感到滿意？你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政府應否繼續推出更多高收費學校？在你任內，你會否打算檢視這情況呢？

行政長官：主席，這個問題相當廣闊。就概念來說，我十分贊成有教無類，提供優質教育給所有願意和可以接受優質教育的青少年，讓他們在人生奮鬥和發展歷程中有平等機會。作為理念來說，我絕對同意。我相信我本人和在座不少官員及議員，都有相同的理念和個人經歷。具體來說，香港是一個多元選擇的社會，我們不會限制教育機構的收費。教育機構只要符合政府的條例便可以辦學，收費由它和家長之間訂定，當然，這是葉建源議員所說的那類私立學校。

是否只是上兩、三屆政府才出現這種情況？在我的記憶中，好像並非如此。以我在香港成長的過程而言，我記得我中學讀官立中學，但附近也有一些私立中學，收費較我當時所讀的官立中學高很多。私立中學質素如何？大家可能有不同看法。香港一直以來，即使在教育體系中，都是多元選擇。我認為我們不應對這類學校是否應該存在、

招收學生的比例等問題說得太多。我們應該多關心些甚麼呢？就是受公帑資助的學校可以提供優質教育的機會。

葉建源議員：主席，特首剛才所說的情況其實與現實並不相同。2002年是一個很大的分水嶺。2002年之前，基本上很多人都可以憑着成績考入香港最有名的津貼中學，但現時很大機會需要繳付高昂的學費才可以入讀，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特首，你剛才表示要幫助低收入市民繼續在我們的制度下做得好，請問有何具體方法，令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這種環境之下，可以得到更好的升學機會，達致社會流動，使他們將來有機會躋身這個議事堂呢？

行政長官：在經濟開支方面，特區政府的補貼非常大。特區政府資助和補貼一些基層家庭子女上學，使他們的升學機會不會因為財政原因而受到影響。在這方面，我們過去長時間做了大量工作。特區政府每花5元，便有1元用在教育方面。對一個低稅率地區政府來說，這是極大的承擔。這些錢主要用在哪方面呢？我相信有相當大部分是用在葉建源議員和我都很關心的基層子弟身上。

盧偉國議員：行政長官，正如“發叔”剛才所說，維港巨鴨的確為香港帶來掌聲、歡樂和回憶，我兒子小時候和現在我的孫兒，幾乎都是沒有“鴨仔”陪伴便洗不了澡。不過，要香港人長期安居樂業，卻並非哄嬰兒洗澡這麼簡單。我們需要有長遠的城市規劃和各項長遠政策，例如要開發土地，亦要有基建規劃及交通網絡配套，政府亦需要為此投放資源，以及解決與此配合的人力需求。

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當局準備何時才提出真正長遠而全面的香港規劃藍圖和相關基建規劃，讓我們知道香港在30年後是何模樣？我們想知道落實的時間表為何，以及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是如何的。

行政長官：盧偉國議員這項提問確實問得非常好，我希望這個問題不單今天在立法會議事廳內提出，還希望盧偉國議員及香港其他工程師，我們的工程界別、規劃界別人士，以及所有其他專業人士，均同樣把這個問題更多帶入社區中，尤其是帶到年青人當中。

在大約10天前，我在香港工程師學會頒獎典禮上的講話便是以此作為主題。我希望我們的新一代可以與例如盧偉國議員這一類資深專業人士一起坐下來，為香港作出長遠的規劃。就這個規劃，我們這一代可以提供一定的經驗和技術，但當中的抉擇應由新一代的年青人作出。因為當這項新規劃中的工程落成時，我們不一定仍活在這地球上，這是一項十分長遠的工作，但亦十分重要。

過去10個月，我每天在特區政府內工作，最少有一場或大或小的會議，小則兩、三人，與司、局長坐下討論；大則二、三十人，與所有相關部門的同事坐下一起討論，所談的正是香港的長遠規劃，這確實是我們十分需要做的事情。接下來，香港人的居住質素，包括樓價高低、租金高低、居住人均面積，以至社會發展、經濟發展，都需要土地，都需要經過規劃和通過基礎建設生產出來的土地。

我經常與社會各界人士坐下探討大家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亦曾經與六大宗教的不同團體座談，連宗教界人士和我會面時，都跟我提出類似盧偉國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問題，就是需要土地。要規劃一些土地出來，一則作崇拜地方之用，一則供他們開辦老人院、學校、殘疾人士院舍等。這些均需要土地，而工商業發展則更加需要土地。

剛才有議員問及我們接待旅客的容量問題，這就是規劃，就是土地。所以，我很希望社會除了關心日常和經常發生的突發性事件之外，也關心一下長遠的規劃和長遠的未來，因為這確實關乎下一代福祉的問題。

盧偉國議員：多謝行政長官。我剛才也提到各個專業方面的人力資源需求，亦提到我們的下一代。在這方面，政府真的有需要作出預測、分析，以及提供相應的資源配套。當然，目前亦須確保政府內部有足夠的專業職系的公務員編制和各種相配合的資源。不過，行政長官今年的施政報告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其實均未有在這方面顯著着墨，我很希望你能在適當時候向本會再作補充，交代這方面的計劃。

行政長官：在整個系統裏，人手配置是一個重要的環節，我知道因此亦很感謝，特區政府內無論是局或署的層次，所有與規劃、開發、基建、樓房有關的同事均在過去10個月內，與我和所有有關的主要官員一同努力。我們已開始取得一些初步成果，他們的工作量很大，因此我一定會關心他們在下一財政年度的人手配置問題。

在私營界別方面，目前的人手基本上是足以應付的，但亦會出現一些比較緊張和短缺的情況。除了這個層面之外，還有建造工人這個層面。建造工人如出現短缺，亦可能會窒礙我們的基建和其他城市發展。所以，所有這些方面都要考慮。

總的來說，我們並非缺乏土地，而是缺乏可以開發使用的土地。我們也不缺資金、不缺技術，那麼所缺的是甚麼？就是盧議員剛才所說，一個宏觀而長遠的規劃，以及作出一些艱難抉擇的決心，然後做好人手配置。如果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為下一代人做好一件大事，我相信這件大事一定會包括做好香港的長遠城市規劃和基本建設規劃。

主席：今天的行政長官答問會到此結束。

(梁耀忠議員站起來)

主席：梁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梁耀忠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想你交代一下，為何剛才要把范國威議員逐離會議廳？他只是站立，沒有影響會議的進程。過往黃宏發當主席時把我逐離會議廳也有作出交代。我希望你能夠作出一個全面的交代，不知是否可以呢？

主席：待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後，我會加以說明。

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議員站立。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除了發言時，議員應在自己的座位安坐。范國威議員剛才不單站起來，更是在並非他發言的時間時發言，經我勸止後仍不停止。我已警告他說，如果他不遵守《議事規則》坐下，我便會要求他離開會議廳。我當時是在執行《議事規則》。

休會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5時零7分休會。